

七閩王紀頭

著 晨 寄 關



行印店分江丹社店書北東



1948. 3.

著 晨 寄 關

頭 把 王 關 七

行印店分江丹社店書北京



3 0538 7963 5

857.8
460

目 錄

七門王把頭.....	關寄晨
立功抓地主.....	關寄晨
賭月工伸冤記（記一個人的談話）.....	井岩盾

157870

七門王把頭

關寄晨

五常周家崗群眾七圍王把頭的故事，反映了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簡單輪廓，其中有許多事實，充分說明了階級敵人的頑強奸詐，和我們在掌握政策及工作作風上的缺陷，致使群眾運動走了不少彎路，王把頭所以要七圍，其中就有不少經驗教訓，值得今後吸取。

一 廿餘年的群眾仇恨

王把頭，名叫王雲才，是五常堡一帶有名的漢奸惡霸地主，遠在九一八事變前，他在葦河縣山林裡打木頭當把頭，廣攬勞工，入山拉套，當時窮人爲了生活，每年利用冬閒休閒帶馬入山勞作者甚多，其中有不少五常的農民是在他的花言巧語下，遠途趕去的。但每年勞作的結果，卻沒有一個人能够帶錢回來，許多人慘死在山林中，許多人反而賠了馬倒貼不少錢，因此氣憤而死的人也不在少數。可是王把頭却一年比一年富了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呢？老百姓提起來誰都明白：王把頭是真正實行了「不殺窮人不富」，喝了窮人的血，逼死了窮人的命。

那時候，在山裡打木頭的人們只是背地裡敢叫他王把頭，見面時却得恭恭敬敬的喊他一聲「王七爺」，這個「七爺」的來歷說明了一個重要問題，誰都知道和「七爺」平行的其他六個「爺」（或者更多的「爺」），都是葦河等山林地帶有名的胡匪，因此他就仰仗着這「七爺」的威風，在山林中逞兇霸道，勞工們沒有一個不怕他，也幾乎很少幾個人沒有挨過他的打罵。冬天在高山峻嶺間伐木頭運木頭是一件極其艱苦的工作，人們除去忍受澈骨的山林嚴寒和日夜辛苦的勞動外，還必須警惕着意外的死亡。時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王把頭皮鞭的威逼下，勞工們馬拉著套子，載著木料從萬丈陡坡上滑下來，雖然爬上了滑圈，但溜滑的冰雪一不小心仍會無情的把人馬摔進深谷去，很多人就這樣犧牲了，很多窮人依舊生命的馬也就這樣白白死掉了。

可是王把頭可不管這些，他仍然照樣威逼工作，尅扣人們的工資，當每年春季下套時，很多勞工一算賬，人的食糧，馬的草料，在王把頭的賬上遠遠超過了他們一冬的工資，不僅賺不到錢，反而倒該王把頭許多，於是王把頭便採取了強硬的扣套辦法，扣去工人們的馬，並把他們趕下山去，他家裡的八匹好馬，沒有一匹不是這樣扣來的，勞工們稍一反抗，他就會讓那些胡匪拜把兄弟們，整得你家破人亡。

但群眾最恨他的還不是這些，而是他澈底的漢奸行爲。偽滿康德三年間，抗日聯軍趙尚志部隊曾活躍于五常榆樹一帶，領導群眾堅決抗日，而王把頭却勾結日本，當上了團總，一變地主的大排爲地方自衛團，配合日軍積極向趙尚志進攻。當時爲了防止抗日聯軍的活動，日寇曾實行了合屯併戶的人圈政策，在五常堡一帶，日寇指導官小金城，嚴命所有村屯拆屋毀房，集中于指定的地點，當時王把頭所住的黑魚泡，只有四戶人家，當然也在被拆之列，但他爲了保存自己的大院，不惜以四萬吊巨款，向小金城納賄，並親自送上大洋馬一匹。結果日寇答應了他的要求，他便強迫附近的周家崗，解家屯，大林子，楊家屯，鄭家屯等十一個屯子，二百餘戶人家，搬家拆房，集中黑魚泡來，可是那時候，群眾已經拆了自己的老屋，含着眼淚在小金城的指定地點，佔了地號，蓋起房子來了，由於這四萬吊的突然變化，使得王把頭却耀武揚威的走馬叫罵各屯，立逼着群眾再拆掉新屋，搬向他屯去，並聲言誰家不搬，誰就是有意通匪窩匪，非放火燒房子不可。群眾稍一猶豫，果然第二天大隊日本兵及地方自衛團，在王把頭和小金城的率領下，闖進屯子不分青紅皂白就放起火來，群眾在倉促中，僅顧逃命，許多家庭的全部財產皆付之一炬，人們望着烈燄和灰燼號叫痛哭，男女老少圍跪在王把頭的面前叩頭求饒，但他却毫不理會，一面叫罵一面踢開衆人，一直延燒下去。在這種殘暴的威脅下面，群眾無可奈何只好再含着眼淚，忍着憤怒作第二次的搬家。當時正值初冬天氣，天寒地凍，群眾無法蓋房，全部在冰雪中挖地窖子藏身，地面上僅搭一小小的馬架，以避風雪，四面牆壁皆在地下，到嚴冬時馬架變成了冰塊，地窖子裡到處冰雪，牆壁上像塗滿了白臘一樣，做飯睡覺燒不着火，女人小孩凍得整天哭號，一冬之內，二百多戶人家，凍死凍壞者不下十數人。

就這樣，新的周家崗建設起來了，群眾在王把頭的腳下，災難更無盡頭。他是八十垧地的地主，也是一個剝削窮人的魔王，一般佃戶們租種別人的地，只交一石五斗租子，而他却非要兩石，窮人們從七八丈深的地下挖出石頭修橋，而他却拿去蓋房子修糧樓。

後來在吃租的剝削上，由於「出荷」的關係，他更想盡花樣，創造了所謂「裏青外冒烟」的高度剝削辦法，不要榜青戶，只要窮人的勞力（裏青），一切土地、馬匹、種籽、工具等皆由他出，窮人自己在家吃飯（外冒烟），到秋收分莊稼時，除去對半分糧外，他的馬匹、工具、種籽、肥料等都要按份分糧，這樣一來，窮人每年辛苦所得不及全部收穫的十分之二，且要白白地替他出官工，租子稍一遲交，即打罵交加，以退地相威脅。

後來他當上了保董，和小金城來來往往，稱兄道弟，後面常跟着三把匣子，威風凜凜，更無人敢惹，村子裡一切勞工、官差、攤錢派款之事，從沒有他的份。平常尅扣群眾配給品，逞兇霸道，欺男霸女之事，實罄竹難書，但就在這樣兇狠惡道的基礎上，他却還強迫周家崗一帶的群眾，挨戶歛錢，爲他打製一重七錢五分金質「德政」牌，上寫「保董王雲才德政」，並舉行了一次莊重的獻牌儀式，演了一幕可恥的「歌功頌德」。接着，他手下的那群百戶長，十戶長及流氓狗腿之類，爲了取得他的歡心，更搜斂民財向他獻肥豬，錦帳等大大慶賀一番，日寇小金城亦予以褒獎，弄得翻天覆地，但苦了的只有窮苦的群眾。

「八一五」後，王把頭爲日寇所支持的保董雖然垮台，但在防匪自衛的名義下，復出頭組織大排，強迫全村群眾挨戶出錢，買了二百個手榴彈，全都放在他的大院裡，平時讓百姓站崗放哨，一到緊急時，他便緊守自己的大院不顧百姓的死活，爲此群眾會受到許多損失，但屈于他的威力，也只好忍氣吞聲了。

五常堡一帶群眾，在這個漢奸惡霸，和封建地主的欺壓剝削下，就這樣屈辱的生活了二十多年，一顆仇恨的種子，一直在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直到如今才把它連根拔除。

二 演了一場戲

去年七月，工作隊到達五常，兩次走進周家崗的邊沿，均無法進入，王把頭促使他的本家侄子，另一惡霸地主王彥春率領大排，武裝佔領村子東西兩頭的砲樓，拒絕工作隊進村，並耀武揚威的威脅工作隊說：「中央軍已經佔領縣城了，你們趕快滾吧！」後來工作隊在我軍掩護下，進入該村，全部收繳了大排的武裝，王彥春畏罪潛逃，而王把頭卻鑽了個未公開出頭的空子，消聲隱跡，暗中威嚇群眾不許說他的壞話，把武裝反抗工作隊的責任全部推在王彥春身上，果然工作隊先清算了王彥春家，然後才以打趙尚志的罪名，輕輕的向他進行了第一次鬭爭。

這次鬭爭可以說完全是工作隊及流氓包辦代替的。當時雖然名義上成立了農會，但群眾並不瞭解農會是什麼的，農會的正副主任，唐占河、陳永海二人全是流氓地痞，一開始顯得非常積極活躍，能說會道，家裡又窮，實際上這些人完全是從發洋財出發的，根本談不到有什麼認識和覺悟。在鬭爭王把頭時，群眾雖然有二十幾年咬牙切齒的仇恨，但在當時時局不定的環境下，沒有人敢出頭。群眾心裡顧慮很多，第一怕鬭不倒王把頭，將來自己會惹下滔天大禍，第二對共產黨根本不瞭解是怎麼回事，即令知道是向着窮人的，但却又怕工作隊站不長，再加上漢奸特務及狗腿等到處造謠生事，群眾就更加不敢動了。有些更老實的農民則認為：窮人那一輩子也沒有翻過身，真不敢相信天下會有這樣的事，王把頭人多勢衆，花招又多，拔根汗毛，比窮人的腿粗，咱們這幫窮棒子怎麼會把人家鬭倒呢？因此都採取觀望態度。工作隊要去鬭爭，大家能躲就躲，躲不了就在後面跟着。開會時，誰也不敢說話，只聽見工作隊及唐占河、陳永海等人叫喚，王把頭喜皮笑臉的站在那裡，他們問一句，他就回答一句：「我錯了。」眼珠子却直睜着人們，吓得群眾誰也不敢擡頭，拚命的往人後面躲。鬭爭會就這樣開了半天，結果，他八十垧地只承認了五十垧，鬭出三十垧，留下二十垧，並鬭出四匹馬，六床被子，算是賠償了群眾二十多年的人命和血債。鬭爭後群眾說這是工作隊，流氓和把頭在唱戲，大夥算是看了一場戲。後來分地分東西時誰也不敢要，沒辦法只好把它們暫時存在農會裡。

工作隊做完了這些工作，認為發動了鬭爭，完成了分地，便暫時放鬆了周家崗的工作，以後環境就一直在動亂中，開始是鬧胡子，後來就經常聽到江南戰鬭的砲聲，各種各樣的謠言，像秋天的風一樣吹來又吹去，群眾整天陷在恐慌裡，在這種情況下，王把頭仍然在村裡大搖大擺的，人們見了他仍然得恭恭敬敬的喊他一聲「王大爺」。被流氓把持的農會，變成了官衙門，群眾沒有事都不敢到那裡去，存放在農會裡的馬匹和其他鬭爭果實，不久就被陳永海假借著賣錢給大家分的名義，全部拐跑了。自此，這幕戲便全部結束，村裡又恢復了過去的老樣子，一直到渡過了新年。

三 拔了幾次毛

今年一月間，各地開始了重煮「夾生飯」，工作隊又把周家崗作為一個基點，開始煮飯工作。首先抓回了武裝惡霸地主王彥春，分了他的浮物並把他槍決了。不管這一鬭爭是如何的包辦代替，但總算把壓在群眾身上的兩塊大石頭搬掉了一個，再加上當時江南戰鬭的初步勝利，群眾打消了變天思想，認識了共產黨，開始在半年來許多耳聞目睹的具體事實中，特別是在槍決了王彥春之後，貧苦群眾中新的積極份子王福山、馬海友等漸漸露出了頭角。於是就在這個初步發動的基礎上，又重新組織了農會，洗刷了流氓壞幹部唐占河，選出了抗大活出身的王福山為主任，並同時成立了兒童團和婦女會，使村子裡半年來死氣沉沉的現象，開始起了變化。但這一變化基本上還是形式的，是少數先進的積極份子的變化，絕大多數群眾的眼睛，卻還在望著王把頭。

可是王把頭並沒有什麼兩樣，除去見人多幾張笑臉以外，表面上依然鎮靜如常，但誰知道就在這個風向轉移的時候，這個老奸巨滑的傢伙，就早已為自己今後的出路準備了一切。

三月間，由於公糧的徵收，引起了群眾間黑地的糾紛，一部份貧苦群眾在自己切身的經濟利益上，提出了查黑地的要求。他們不願意由於大糧戶的隱瞞大量黑地，使自己多攤負擔，這個純經濟利益的矛盾，埋下了二鬭王把頭的基礎，（因為誰都知道，王把頭八十垌地在第一次鬭爭時只報了五十垌，其餘卅垌却一直在隱瞞着，地照也沒有拿出來。）當時工作隊就抓緊了這一條件，通過幹部和少數積極份子

，立即發動了向王把頭的第二次鬭爭。

這次鬭爭雖然不像演戲，但由於缺乏對群眾的啓發教育，仍然未發動起群眾來，群眾多年來對王把頭的畏懼心理並未打破，開會時除了幹部 and 幾個積極份子外，其他人講話都需要經過三番五次的動員，而且聲音很小。但不管怎樣，總算敢講出來了。這樣就使得王把頭無法抵賴，承認了自己的黑地，並答應賠償群眾的損失，當時由於群眾並未發動起來，見達到了開黑地的目的，鬭爭沒有怎樣堅持就結束了。大家和他清算的賬目是：卅垧黑地按五十石糧算，罰他十五萬元。準備用以給群眾買馬，解決春耕困難，這是群眾第一次從王把頭那裡得到的經濟利益。

雖然群眾所得到的利益並不多，但經過這一次鬭爭，却給群眾一個很大的教育，懼怕和看戲的心理開始消除了，眼看著槍斃王彥春及二鬭王把頭的具體事實，村子裡的貧苦群眾開始動了起來，「王大爺」的稱呼，從此誰也不再喊了。要求參加農會的基本群眾一天比一天增多。

就在這個轉變的基礎上，工作隊又發動了第三次鬭爭，原因是王把頭的十五萬罰款並沒有拿够，還差四萬九千元他就不想給了，再加上春耕迫近了，而大部份群眾還沒有牲口和工具種地，爲解決這一困難，在第二次鬭爭的十天之後，又召開了三鬭王把頭的大會。

這個會一連進行了三天，在農會主任王福山領導下，很多人都講了理，訴了苦，把二十多年的仇恨一齊傾訴出來了。大會開的還好，一掃過去群眾不敢說話的現象，結果鬭出了二十五石糧、兩匹馬、一台車，以及豆餅、豆油、銀元、箱櫃等物，並倒出瓦房五間，初步的解決了群眾的生產困難。但這次鬭爭基本上還只限於貧苦群眾，中農及部份落後群眾並沒有參加，他們還保持着觀望態度，不鬭也不要東西，直到第四次鬭爭時，才開始轉變。

第四次鬭爭，是在鬭倒了該村地主老于家之後群眾自動發動的，當鬭老于家時，有卅七人不發言，對鬭爭表示消極，會後，有人就對他們提出質問，問他們爲什麼不發言？並告訴他們如果大家都抱這種態度，地主鬭不倒，將來翻起把來，誰也沒有好處。這樣一來，對中農及部份落後群眾一個很大的教育，當時形成了一個反省檢討的熱潮，空前的團結了群眾的力量，就在那天晚上在積極份子馬海友、王福

山、蕭鳳起等人的領導下，又向王把頭展開了第四次鬭爭。

這次鬭爭的目的，主要是確定地權，寫白契文書。因當時正是出犁種地的時候，大多數分地戶過去不敢要地，現在敢要了，但在真正要出犁時却就心着地權問題，沒有白契文書總不放心，因此又鬭第四次，結果狡猾的王把頭看風使舵寫了白契文書，交出了地權，群眾也就滿足了。

這三次鬭爭，前後不到五十天，群眾是一次比一次發動起來了，在這期間周家崗的工作，一般說是前進了一大步，但對於王把頭說來，仍然等於拔毛，表面上他老實了許多，實際上他仍未把群眾看在眼里，他公開的向別人說他沒錯，他也是窮人起家的，大夥分了他不要緊，再過幾年又是一樣。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打發他的姑爺兼腿子，一個名叫謝中玉的流氓乘隙鑽入了五常民主政府的公安局。

四 「不如狗叨個餚餅」

四鬭王把頭之後，周家崗全村轉入了春耕生產，但在組織換工插具時，又發生了許多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大部份小戶沒有吃糧，沒有馬匹，餓着肚子眼看着地種不下來，而一些有糧有馬戶却自己插在一起，把小戶完全閃在一邊，甚至像王把頭這樣的被鬭爭戶既不積極生產，仍然吃穿不愁。在這種情況下，工作隊和一部份積極份子，為全村大多數群眾的迫切要求着想，又發動了對王把頭的第五次鬭爭。

但這次鬭爭的發動却遭遇到意外的困難，一部份群眾由於怕就慢生產表示消極，而另一部份群眾，則認為王把頭已經鬭了四次，差不離了，再鬭也鬭不出什麼名堂，因而也不感興趣。針對着這些思想阻礙，工作隊和積極份子特利用晚上生產回來的時間把基本群眾召集到村北的大坡裡整整教育了半夜，提出了沒吃的地種不下來怎麼辦，是等着餓死，還是向王把頭討還血債？咱們跟王把頭比一比，看究竟翻身了沒有？俗話說大船破了還有三千釘，王把頭是不是就啥也沒有了？經過這一連串的啓發教育，群眾思想開了，當時馬海友、蕭鳳起就號召說：「願意鬭的站過來，不願鬭的不動！」結果參加會的一百多人中，只有一個沒過來。

就這樣在第二天的上午，三四百個男女老幼發動了攻勢，農會主任王福山怕搞得過火受上級批評，當時會藉口天不早了，明天再開吧，企圖加以阻止，但群眾誰也不理他，大家扛着國旗，打着鑼鼓，一擁而進，把王把頭的大院團團包圍起來，一部份人把地主家的人全部攆出來鬭爭，其餘男女老少一齊動手扛東西，當時從大院到村中心的學校操場，沿途佈滿了群眾的崗哨，搬運東西的人絡繹不絕，中農也全部參加了鬭爭，群眾說這次要翻身就翻它個徹底，鬭爭情緒之高，爲過去四次所未有。王把頭全家的浮物除去分散埋藏的外，幾乎全部被扛了出來，連他本人悠閒時經常親自培植的幾十盆桃樹，也全部爲群眾搬去，其他衣物，傢俱，糧食等整整擺滿了一操場。一展望去猶如小市。群眾眼看著起出這樣多東西，無不異常憤怒，當時大家議論紛紛，這個說：「怪不得咱們餓着肚子種不了地，原來糧食，好東西都被他剝削去了。等咱們餓死了，還不知道怎麼死的呢？」那個說：「要是咱們有這些東西，咱也會說再過幾年還是一樣，根本就不把窮人放在眼裡。這話多狠呀！」大夥越說越氣，決定這回非給他個厲害不可。群眾要打，工作隊不讓打，有些積極份子實在氣的沒辦法就主張來一次假槍斃，群眾無不贊成，說不許打咱們吓唬吓唬他，叫他知道窮人的厲害，說着就一擁而上把王把頭拉了出去。這時候工作隊見事情鬧大了，認爲群眾過火，立刻拚命追了回來。結果只把他攆出了大院，分了浮產，闖出二十五石糧，一匹馬，甚至爲了照顧他們今後的生活，還強迫群眾給他全家卅二口，留下了十幾石糧食。群眾雖然由於沒出氣不高興，但因工作隊不許可，也只好算了。

這一次王把頭雖然在經濟上受了一次嚴重的打擊，但仍未向群眾低頭，相反地這次鬭爭却給了他一個鍛鍊，不得不使用一些辦法來對付日益覺悟的群眾。於是就在鬭爭後的不幾天，全家「頭枕磚，身露肉」的裝起窮來，打發他一家老少，哭々啼々的到處去要飯，企圖腐痺一部份群眾，可是老百姓誰也不可憐他，每次看見他，總是指着鼻子罵他：「老漢奸！」

恰在這時候，周家崗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以馬海友爲首的卅多個積極份子，在愛國保田的號召下，一齊參了軍，一部份人也上了担架隊。村子裡鬭爭的空氣開始平靜下來，工作隊也以爲該村已經成熟，因而轉移了力量。在這種情況下，王把頭見有機可乘，便又開始活躍起來，一面裝窮腐痺群眾，一面

却暗地對他的親戚說大話：「別看鬧得我這樣，不要緊，這跟小孩打個碗，狗叨個骨一樣！早晚我叫這幫窮小子認識我王大爺。」接着他便唆使他的狗腿姑爺謝中玉，利用我公安局公安員的名義，以偷東西等莫須有的藉口，上了好幾條罪狀，要把積極份子張景芳，蕭萬山等捆綁送縣，誰知這一來，却惹起了群眾公憤，全村老百姓一齊出面擔保，揭露了謝的陰謀，結果不懂人未捆去，反而把謝從公安局捆回來，美美的鬧了一頓。

五 「龍書案」前的決戰

六月間春耕結束後，縣裡召開勞模大會，群眾提出了「淨身出戶，劃地爲牢」的迫切要求，同時縣上也貫徹了大膽放手發動群眾的方針，號召檢查翻身砍大樹，挖財寶，澈底打垮封建勢力，這給予周家崗的幹部和積極份子以極大的啓示和鼓勵，再加上那時青黃不接，群眾沒有糧食吃，於是回屯後，出其不意的就把王把頭抓了起來，迅速的展開了第六次鬭爭。

當時群眾的要求主要是要金銀財寶，以及鬭他的裝窮要飯和說大話等。由於五次鬭爭所積壓下來的仇恨和憤怒，使群眾再不願意和他講什麼了，只要他把底產說出來，並告訴他：你不說，就揍你，今天可不像以先，這回翻身翻定了。可是他却死也不肯承認，於是群眾恨極了，用皮帶狠狠的揍了他一頓，並逐個審問了他家裡的人，結果經過兩三天的時間，連打帶問，好容易才說出了二百八十尺布，三百多件衣服，三付金鉗子，其餘再也不肯講了，群眾向他要金牌子（所謂「德政」牌），他說早已送禮賣掉了，雖一再追問拷打，他總咬牙不說。至此群眾意見是先把老傢伙放一放等鬭完別人，再好好收拾他，只要許老百姓打，交給老百姓處理，不怕整不澈底他。其實早知道能這樣鬭法，早就澈底了。

就這樣，結束了第六次鬭爭。

七八天以後，緊接着又鬭第七次，可是在剛要發動的時候，王把頭却跑了，群眾簡直氣得快發瘋了，不管三七廿一立刻把他全家卅一口統統捆了起來，並立逼着他的大兒子王彥國去找他，王彥國被打後承認他父親在河邊一個魚窩舖裡藏着，但當農會派民兵和他一起去找時，王把頭却又跑掉了。這時候

群眾一面派人繼續尋找王把頭，一面就圍他的兒子和家裡人。周家崗小學校的操場，一時成了群眾的戰場和法庭，男團男，女團女，小孩團小孩，口號聲，皮帶聲，哭叫着，叫罵聲，接連不斷的整整熱鬧了一天。全村群眾採取了輪番戰術，你來圍一陣，他來打一頓，氣憤得聲音都嘶啞了，可是他們都啥也沒有說出來。傍晚時候，當他的大兒子王彥國被群眾打得直罵他爸，害他時，王把頭却在人群的後面意外的出現了。他大聲的向群眾嚷叫着：「不要打他們，他們啥也不知道！」當時，群眾見他回來了，立即一擁而上把他捆了起來，一面揍他，一面氣憤的問他爲什麼逃跑？而他却假裝迷惑似的說他走嘍了。（其實據事後調查，是因爲沒有路條走不了，在外面餓回來的。）又說他剛才在路上碰見一群小鬼，都只有半尺來高，有的背着柴，有的推着小車，圍住他不讓他走，結果他打了一棒，小鬼不見了，前面却有一條河，他蹣跚了過去，水打腰深，過來褲子却還是乾的。他剛講完，群眾上去就是幾個嘴吧，群眾說：「老雞種操的，到這時候你還敢拐着彎子罵窮人呀，誰是群小鬼呀，王八犢子！」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幾十根皮帶，棍子沒頭沒腦的打起來。直到他大聲喊叫着：「我說，我說，我有金牌子。」群眾才住手不打。

於是，就在當天晚上，在他的親自引導下，群眾冒着傾盆大雨，連夜在村東北方一片樹林裡從三尺深的古墳裡把金牌子起了出來。從此，周家崗群眾血汗製成的金牌子，又光華閃耀的回到了群眾的手裡。

第二天，群眾又醞釀一天，大夥都認爲，王把頭還沒有澈底，有金子一定有元寶，有銀子，可別上了他的當。於是就在第三天的早晨，全村一千多人，男女老少每人都拿着一根棍子或皮帶，浩浩蕩蕩的把王把頭拉出來就打，群眾吹着號打着鼓，高叫着「打元寶」，「打漢奸」，「給窮人報仇」的口號，從村南頭一直打到操場上，棍子舉起來像樹林子一樣，誰也拉不開，且有許多人挨了不少冤枉打。這時候，群眾早在操場上擺好了老百姓的大堂，民兵們荷槍實彈的站了崗，一個長桌子放在操場的正中間，老百姓高興的稱它爲咱們的「龍書案」，在它面前展開了空前猛烈的階級鬥爭。群眾要他直接了當的拿出元寶來，但他却支支吾吾的把過去的罪惡重講一遍，群眾打得他死過去，又用冷水噴過來，他始終咬

着牙關不講一個字。他的全家老小在群眾的威力下，圍着他哭叫着跪在他的面前，哀求他，罵他，要他講出來，但他仍絲毫不動聲色，猶如沒有看見一樣，最後群眾氣急了，拉着他的大兒子出去假槍斃，在村西頭廟空放了兩槍，再回來拉他的親侄子和小兒子，群眾說：「你不說大夥就一個一個斃！」這才把他吓住了。他向群眾說：「別斃他們，我說就是了，可是大夥得保我的命」。當時幹部們答應說：「你說吧，大夥保你的命」。他搖搖頭表示不相信的說：「你們幹部說了不算，要老百姓保才行。」於是大夥一吆喝，都說：「你說吧，老百姓歡迎你。」這時他才講出了元寶的藏處來。當時群眾要馬上去起，他推脫傷重走不動，恰巧一輛大車走過來，群眾高喊着：「請財神爺上車！」「請財神爺上車！」，在一片嚷叫中，大夥把王把頭一直擡到大車上，民兵拿着槍在兩旁押車，小孩們光着屁股跑在最前面，後面一千多人一哄隆都跟了來。結果在村東南一塊墳地裡，起出了一個重五十二兩的大元寶，同時並挖出三十顆匣槍子彈。

第二天群眾從這三十顆子彈上議論起來。充分提高了警惕大夥說：「他這子彈給誰預備的呀，還不是給咱們窮人留下的！」「不行，這壞根留不得，留下他將來就沒有咱們老百姓的命！」經過這樣一醞釀，群眾的階級仇恨提高到最高度，於是就在三天後的一個下午，在全村老百姓的公審下，把王把頭槍斃了。

至此，周家崗完全改變了面貌，村子裡群眾空前活躍起來，鬭爭的勝利果實除浮物公平合理的分配外，金銀財寶全部變錢買了馬，準備做到每戶有馬一匹。在鬭爭中湧現出來的積極份子達三、四十人，在各種工作中均起帶頭作用。全村參軍者也在七十名以上。鬭爭後重新整理了農會，審查了會員，入會者一百二十五人集體宣誓，決心跟着共產黨走，堅決和一切封建勢力作殊死的鬭爭。

六 一個教訓

從七鬭王把頭的全部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從初期群眾的思想顧慮，到後來幹部的政策顧慮，形成了群眾運動的曲折道路，這不是一個必然現象，而是一個群眾路線問題。王把頭所以要七鬭，

檢討起來，主要是對群眾缺乏啓發教育和思想醞釀，從實際鬭爭中，打破群眾的顧慮，把群眾的要求，和我們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前四次鬭爭，程度雖有差別，基本上還是幹部，積極份子和少數群眾的運動，群眾並未發動起來。因而形成零敲碎打，每次僅爲一個問題，鬭鬥就算了，事前既無醞釀，事後又無總結，這樣就無法提高群眾的覺悟，團結群眾的力量。結果使地主感覺不到群眾的威力，在政治上打不垮威風，在經濟上也挖不盡財寶；同時更不能滿足群眾的要求，使群眾在思想上疲于鬭爭，不感興趣；這是對封建勢力的游擊戰，而不是發動群眾的優勢，來一個徹底摧毀的殲滅戰。其中關鍵問題，就在於啓發教育和思想醞釀的好壞。事實證明，自五鬭開始的最後二次鬭爭由於進行了這一工作，群眾被充分的發動起來，在鬭爭的規模和深度上，都有着顯然的不同，甚至在一年來，六次鬭爭中從未賺得起群眾的王把頭，在最後也認識了群眾的力量，要群眾保他的命了。

其次，表現在領導上走群眾路線不夠的，是當群眾發動起來後，不能夠大膽放手的滿足群眾要求，特別是在五次鬭爭中，表現得最爲明顯，群眾和王把頭廿多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撕破臉敢于鬭爭，要打，要假槍斃，而領導上却加以阻止，約束了群眾的手腳。直到大膽放手問題普遍提出後，群眾才反映說：『早知道這樣鬭法，早徹底了。其實，像王把頭這樣典型的「三性地主」（惡霸性，漢奸性，封建性）早就該按照群眾的意見，交群眾處理了，但我們却走了不少彎路，發動了七次鬭爭，在時間上整整拖了一年。這是我們工作中的損失，也是我們一個寶貴的教訓。由此，也更加證明了今天大膽放手砍大樹，挖財寶，滿足群眾要求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一九四七，九月二日

立功抓地主

關寄晨

當閻子斌和關文瑞在哈爾濱抓住了逃亡地主國民黨建軍營長宋景玉的時候，兩個人高興得飯都不想吃，恨不得一步就邁回正白旗去。

去拉林的火車是下午三點鐘才開，可是日頭一歪西他們就向車站出發。他們讓地主走在前面，兩個人藉兩根鋼槍在後面跟着。中午，哈爾濱的大街是異常熱鬧的，電車、汽車，各種各樣服裝的行人，川流不息的從他們面前閃過去。兩旁商店的玻璃窗擺設得耀眼花紅，留聲機的聲音不斷的從旁邊送過來，可是他們誰也沒有心思去注意這都市的繁榮，特別是小閹，眯著前面垂頭喪氣的地主，他簡直高興的不知想什麼好。他一會兒端起了槍，一會兒又把槍消上去。在他的腦子裡，區委書記的影子，始終在那裡晃來晃去。開始他想起了他曾幾次向區上要求入黨的情形，隨後，又想在一次農會會員大會上爲了爭取立功，他如何自抱奮勇的爭搶着來抓宋景玉的激動場面。但使他一想起來就覺得愉快的，是在他們臨出發時，區委書記曾這樣向他說：「只要你能把宋景玉抓回來，爲大夥立了功，回來組織上一定批准你入黨的要求。」現在，他想：「這回可美了，回去把狗日的地主往農會一交，我閻子斌，就不愁不是光榮的共產黨員！」他越想越高興，一把扯開布衫上的紐扣，正打算哼兩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一輛汽車一叫，使他吃驚的站住了。

就當他躲開汽車的一剎那間，他忽然聽見老關驚慌的喊了一聲：

「跑了！地主跑了！」

像一瓢冷水潑下來一樣，小閹渾身一涼，心便突突的跳起來，果然，在前面，從混雜的人群中間他看見宋景玉像一隻兔子一樣正飛跑着拐向另一條大街去，他立即不顧一切的提起槍來就蹣，一路上他們像發瘋似的嚷叫着：

「截住！截住！」

「地主跑了！」

「跑了！」

街上的人都爲這突然的事情怔住了，誰也不知道這兩個農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一面跑一面喊，恨不得多生出幾條腿來，小閻的尖頂草帽跑掉了，連頭也沒有回，在一個十字街口上，老關猛烈的撞翻了一輛腳踏車，但他只與之的罵了一聲，立即爬起來又追了下去。

他們一連追了好幾條大街小巷，可是地主却愈跑愈遠了。這時候小閻急得心裡像火燒一樣，他的喉嚨已喊得完全嘶啞，特別是他一想起來「立功」，「入黨」腦袋就整個的噁了，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顧不得大街上那麼多行人，他拉開槍機，朝天「砰」，「砰」就是兩槍，接着老關的槍聲，也接連不斷的在大街上響起來。

這時候，都市的秩序完全混亂了，跟着這突然的槍聲，大街上的人們都驚慌的奔跑起來，汽車馬車完全停止了，小孩子吓得到處哭叫，許多人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躲在商店的門口，莫明其妙的望着這兩個開槍的農民。就在這最緊張的時候，街頭上，一個市郊賣菜的農民，却迅速的抽出扁担，迎面攔住了地主的道路。

「雜種操的，你往哪跑！」說着說着，一扁担下去宋景玉被打倒在地下。

不久，小閻和老關氣喘吁吁的趕上來，他們顧不得擦汗和道謝，上去拉起地主來就是一頓飽揍，用繩子緊的把他捆了起來，賣菜的農民也在旁邊氣呼呼的罵着：

「狗日的看樣子就不是個好玩意。這不是僞滿，窮人翻了身，你什麼地方也跑不了！」

「這話對！」小閻說：「哈爾濱也是咱老百姓的！」

他們在這裡歇息一會，又繼續出發，但由於剛才跑昏了頭，忘記了道路，現在站在這個大都市錯綜複雜的十字路口，根本找不到去車站的方向，賣菜的農民看着他們這個迷之惑之的樣子，笑了笑，扭起菜筐，說：「我的菜也不賣了，走，送你們到站上去。」於是他們一路親熱的說笑着，一直趕到了

車站。

二

火車在三點鐘準時開行了，車出了濱江站。小閻心裡像放下了一塊大石頭。他們坐在較後面的車廂裡，雖然地主就在他們面前，可是小閻仍然緊緊的拉着繩子。車上人對於他們，並沒有十分注意，因為在這些日子裡，像他們這樣的乘客是很平常的。一路上多少次地主想給他們說話，亂扯些不相干的事，但他們誰也不去理他。

車一過三棵樹就加快速度，很快的東門站就緊接着到了後面去。從車窗上望過去，田野裡一片綠油油的莊稼，穀子已經有半人多高了，苞米高粱也正在吐纒出穗，偶而一群農民，在金黃色的麥地裡緊張的收割，但一閃也就不見了。這些農村裡的自然景象，在小閻眼裡是完全熟悉的。他沒有心思去多看它們，只不時伸出頭去望望太陽，心裡正盤算着什麼時候可以到牛家站下車，着急的是否能够在天黑以前押着這個地主很快的趕回屯去。……

不久，車到了孫家站，立即又向着平房駛去。

「再有一站就到了。」小閻自言自語着，可是就在這時候，地主忽然站起來，在火車巨大的響聲中，他向小閻要求着：「讓我去尿一泡。」

「走！你的事真多。」小閻不耐煩的狼狽狼氣的說，立即跟着站了起來，他喊了一下老關，拿起槍支，便牽着地主走向車尾的廁所去。

在那裡他護地主走進，關起門來，自己牽着繩子在外面等候着。他心想：「不怕你跑掉，老子拉着繩子還怕你跳車？」可是他却死也沒有想到，狡猾的地主一進門就在裡面上了倒鎖，然後拚命掙斷了繩子，打破玻璃，從車窗裡大膽跳了出去。

就在這一瞬間，車廂裡立刻有人喊叫起來：

「犯人跳車啦！」

「犯人跑啦！」

聽到喊聲，像一個沉雷打在頭頂上，小閻的臉色立刻變得蒼白了。他拚命的推門但始終推不開。從門縫裡把繩子拉出來，繩住的人早已不見了，於是他一面喊叫着老關，一面急忙撲向車廂門口去。

「雜種操的，老子跟你拚了！」他憤怒的罵了一聲，就在火車飛速的開行當中，沒有任何生命危險的考慮，他提着鋼槍，一縱身，也跳了下去。

「嗷呀！」人們驚心的驚叫起來，眼看著小閻摔下去，把石子濺起多高。滾在路基下面，再也沒有起來。

這時候，火身仍然飛一樣的奔馳着，老關在車上幾乎急得哭出來，眼看著地主跑掉了，小閻又不知死活倒在鐵軌上的旁邊，全部責任落在他一個人身上，他恨不得一隻手立刻把整個火車拖回來。他就心的不僅是小閻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宋景玉這個反動地主一旦跑掉了，就會給全拉林的老百姓留下一個最大的禍害。他一直發瘋似的喊叫着，但下坡奔跑的機車却仍然拚命的前進，這時候，他完全嚇了，汗珠子一顆顆的往下直掉，他不敢再跳車，也不知道究竟該怎樣辦好，望着機車不停的奔跑，他憤怒極了，突然「砰」「砰」兩聲，他不顧一切的向著機車，猛烈的開起槍來。

隨著這意外的槍聲，整個列車立刻混亂起來了，接着又是幾顆子彈飛向車前。旅客們以為發生了匪情或其他緊急事故，一個個驚慌的從座位上爬了下來。一時，乘車內亂人紛紛跳出了手槍，執法隊和護路軍也全付的武裝的從前面跑過來，帶着大紅袖標的列車長，莫明其妙的一面驚問什麼事？一面趕向後面去，最後當他們發現這個開槍的農民時候，老關仍然是喃喃的囁叫着：

「火車站下，站下！」

「地主跑了，反動派營長跑了！」

「雜種操的！」

於是車長立即拉起風原，火車停止了。接着，一大群人立刻圍攔上來，當車長詳細的詢問了老關，瞭解了出事的情形之後，便帶着滿臉的憤怒，決定火車立刻向後倒退，用最快速度幫助農民捉拿反動

地主。

三

當小閻從鐵軌旁邊清醒過來的時候，他覺得頭部正在劇烈的疼痛，伸手一摸，五個手指全被血染紅了。混身有好多地方都在酸痛，可是他沒有管這些，爬起來用力的撕破自己的上衣，胡亂的把頭傷包紮一下，便提起槍來向地主趕去。

那時候，宋景玉以爲沒有人來追，正一個人慢慢的走着。及至發現閻子斌單獨地拿着槍趕來時，已經跑不及了。他立即跪倒在小閻的面前，一面哀求着，一面感嘆着說：

「閻子斌，咱倆沒仇呀，你回去吧，中央軍割地時就來了，中央軍過來，我保證你的性命，你家裡有什麼困難，我也一定幫助。」

「滾你媽的蛋，吓唬誰！」小閻氣憤憤的罵着說：「快跟我回去，咱倆沒有私仇，有公仇，我是爲正白旗的老百姓。」

宋景玉一看勢不對，乘他不備撒腿就又鑽了莊稼地，小閻慌忙的打了一槍，沒打着，宋景玉却在莊稼地裡不見了。這一下子可把小閻急壞了。一個人翻也不敢翻。只好在一個高坡上呆呆地監視着。

不久，當他回過頭去時，突然在一里多路遠近，他看見一個屯子的屋頂和樹尖，正埋藏在兩旁高崗的中間，這時候他像遇見了救兵似的，毫無猶豫的連向屯子裡開了三槍，不到五分鐘的光景，果然從屯子的兩頭十幾個民兵自衛隊都拿着槍支匆匆地向他奔來。

「快來！快來！」

「反動派營長跑啦！」

「地主跑啦！」他向援兵們大聲嚷叫着。直到這些民兵們滿身大汗亂嘈嘈的跑上來爲止。

「就在這疙疸，跑不遠。」他一面回答着來人亂七八糟的詢問，講述着當時的情形，一面立即指揮着他們迅速的分頭搜索着莊稼，恰好就在這時候，那列倒退的火車，正發着巨大的聲音，飛快的向這裡

駛來。

「會兒，火車在他們面前停下了。老關第一個跳下車來。隨後，執法隊、護路軍和大群的乘客，都接連不斷的湧向田野去，剎那間，在夕陽強烈的紅光下面，到處都散佈着搜捕反動地主的人們。」

「快，那塊高粱地，高粱地！」

「上坡，上坡！」

「西邊橋眼裡去，西邊！」

「他媽的！」

很快的人們在十幾垌方圓的遼闊地帶，安下了一個嚴密的天羅地網。一陣陣的嘈雜聲，叫罵聲，從每一塊莊稼地裡喧騰起來。許多人一直在跑來跑去，到處趕熱鬧，車裡車外，旅客們更圍成了無數的小圈，紛紛議論着，推測着這個逃亡地主的命運。

「抓不住啦，這麼深的青棵子。往那一藏，那還有個找。」

「沒個跑，這麼多的人，竊也把他竊出來啦。」

「眼時沒有路條，他算一步也走不了。」

「這話對，到那老百姓都得把他抓回來。」

說着說着，大夥看見人們都向一塊穀子地裡竄去了。老關端起槍走在最前面，許久，許久他用槍支撥着穀葉尋找着，突然在一片較稠密禾苗旁邊，他覺得有人在猛的抱住了他的腿，他吃驚的連忙閃開了幾步，轉過身來，他看見地主宋景玉瞪着兩隻可怕的眼睛正爬在他的面前。

一陣緊張的顫抖；使他馬上舉起槍來「砰」的一聲，地主立刻倒了下去。

「好王八犢子，出來，快給我出來！」老關大聲的吆喝着。

人群立刻亂糟糟的向這裡湧來了；整個列車的周圍都在嚷叫着地主抓住了的消息，當小閘和執法隊民兵們趕到老關身旁時候，宋景玉左膀上正流着鮮血假裝昏迷的躺在地上要死狗，死也不肯起來。

於是，七手八腳的人們很快的把他擡進了車廂，火車又繼續前進了，一路上人們不停的議論着，都

紛紛埋怨起老關來：

「你這一槍打的可真沒學問，人都在跟前了，你還怕他再跑？」

「要我說你早給他一槍，也就早惹不下這麼多麻煩了。」

「……………」

四

不久，他們在牛家站下了車，當天晚上屯裡人知道了這個消息，便派了二三十名民兵套着大車連夜把他們接回了正白旗。

當小閻和老關還沒有進村，村邊上車站滿了老百姓在等候着，見了面，大家都親熱地圍上來向他們慰問，好多人爭搶着給小閻洗頭，忙着從村外去請醫生來。第二天全屯老百姓又自動的發起了一次熱烈的慰勞，大家都同意從國爭果實裡，揀一件最好的衣服獎給小閻，以賠償他撕衣服紮頭的損失。同時農會更決定給他們兩人各記大功一次，並召開了一個盛大的慶功大會，號召全屯老百姓向他們學習。

在這個大會上，仍然是包着頭的小閻，高興得簡直嘴都合不起來了，他笑着向大家說：

「……………眼時可真是咱們老百姓的天下了，爲着咱們窮人抓一個壞蛋，驚動了好幾千人，火車都倒退了二十里！」

「那還用說，這會兒是人民火車麼。」

「翻身火車麼！」全場老百姓都愉快笑着，叫着，拍起巴掌來了。於是小閻和翻身火車的故事傳遍了三區。

就在這個會後，區委書記找小閻談了一次話，告訴他由於事實的考驗，組織上決定接受他的要求，批准他成爲光榮的共產黨員。

瞎月工伸冤記

井岩盾

(記錄一個人的談話)

一 輩輩受苦輩輩窮

「不殺窮人不富」，地主老財這話，真入骨，真地道啊！在他們掌權的社會裡，我老胡應名也叫一個人，爹娘生下來，才學會邁步，就跟著豬屁股轉，給人家放豬！才學動鞭子，就跟牛屁股轉，給人家放牛！才抱得起鋤把，就給人家扛大活！大活一連項扛了一二十個，腰也彎了，腿也直了，扛活頂不住一個了，就打閒（賣零工）。我老胡一直活到四十來歲，一直活到咱窮人翻身的時候，冬天沒穿過一件新棉襖，夏天沒穿過一件細布衫，從南搬到北，從東搬到西，從老家廣涼山底下搬到瞻榆縣城東沙窩裡，總是挨打受罵，缺吃少燒，過日子不是過日子，是熬日子啊！隣居百舍就知有個瞎老胡，地主老財就知道有個瞎月工，俗語說：「石頭瓦片也有翻之日」，在那「不殺窮人不富」的舊社會裡，我這個瞎老胡，瞎月工，能值一隻破鞋底錢嗎？

說起來傷心透啦，再遠我不知道，——窮人沒家譜啊。——我父親那輩上，七歲上死了爹，十歲上死了媽，丟下我爹一個人沒着落，就給一個姓孫的大老財撿去啦，十冬臘月，叫我爹給他放豬。穿的是前邊一張羊皮，後邊一張羊皮，渾身上下，一根布條也沒有，吃的是開鍋的米湯，稀的都能照進人影去，連沫子帶皮，一頓只管小半盞。——他還說是行善哪，噲不住勁，有一天我爹就跑啦。

說廣涼是我們的老家，細考究起來，我們那裡有個老家？這就是廣涼的事情，那裡有個小地方叫羊圈，住着一隊兵，少官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我爹跑到那裡給人家當小打。他問：「小，你家在那裡呀？」我爹說：「爹媽都死啦，我沒家。」人家看着可憐，就收下了。有瓜就有蔓，一個小孩子能跑多遠？還有找不着的嗎？老孫當家的提了個菓匣子就看着那當官的去啦，少官把我爹叫來說：「你怎

麼撒謊呢？你家的八姨你來啦，回去吧。」我爹說：「我不回去，回去淨給我吃糠皮子，挨餓。」少官說：「你不回去，我們也不要你啦。」第二天，老孫家來了幾個人，抬小豬一個樣，繩綑鎖綁的把我爹抬回去了。

直到我爹十八歲那年，才脫出了老孫家的掌心，一氣驟到昌圖界上李家店，落頓下來給人家扛大活，後來又到黑坨子老金家，一氣就幹了十五年，我就是黑坨子生人的。

黑坨子老金家，是五千多垧地的大地主，他姑娘是陪著公主跟達爾汗王過來的，那威勢，就不用提啦。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縐疋，小打了環幾十個，一天到晚進出。我爹在他家扛活，我媽在他家當老媽子，專管洗衣裳，那時候，我姐十二三歲，我哥哥八九歲，我才七八歲，錢不好掙，我爹我媽兩個人幹還養不住家哪。吃糧不夠，我馬寬乾老苦茶，白米飯，

元寶 李長春

是地主老財說的話：『爺人』

不聞也

我媽一死，我就給人家放豬去啦。那年我十歲。東家姓杜。正二月光着腳丫在野地裡跑。凍的哭，在牛屎窩里暖腳。放了一年，打罷場了，有天傍黑，跑來一個狼，拉着尾巴。伸着舌頭。我當是狗哩，一口就把個「亮囊子」放倒了。指頭大的孩子能不害怕嗎？哇的一聲哭。我就摔倒啦。狼背走一個豬不說，還咬死了兩個，別的豬都跑回家去了，我可不敢回家啦，雖說是小孩，別的不知道。挨打可知道啊，越想越害怕，越害怕就越哭，在屯頭上。轉開了圈子，天黑了，又冷，我就鑽到小廟裡去了。在小廟裡蹲了一天一宿，才爬出來，亂子比我想的還大哪，人家把我爹找着，放一年豬掙的兩石糧不給，還得賠兩個豬，我爹沒錢給，說好道歹十字畫押給人家做了欠債行息的字據，……我剛從小廟裡爬出來，

我爹就看見我啦，他正找我哩，我看見我爹，受了一肚子委屈，正想哭哩，誰知道他把我一把揪過來，兩腿一夾，沒頭沒臉的就打起來，不知是被他打昏的，還是我自己哭昏的，睜開眼的時間，我爹已經把我摟在懷裡，自己哭哩。……

我十歲上放豬，十三歲上放牛，窮人家的孩子是屬小豬的，記吃不記打，不詳細說啦，十五歲上，就下了莊稼地，扛上大活，閒頭是半拉子，以後頂犂人，一年一年頂架幹，到頭來，人家要說：「這小子是個好小子，幹活好，不藏奸，下年還要他。」這就算不錯。要不，人家就說：「這小子喪良心，這輩子扛活下輩子還得扛活。」不管怎麼說，東家的算盤子一捋拉，反正啥也落不下，十五歲上起，幹到三十歲，十五年工夫，說了一個人，落了五十塊大洋。這就是我掙下的玩意兒。

三十一歲，本是我時來運轉的一年，給古榆樹老梁家幹，掙六十元錢，老天爺睜眼，沒有生災鬧病，快結賬的時候，臘月二十七下晚，當家的把我叫到櫃房裡去啦，挺客氣，先讓我坐下，又倒了一碗水，說是：「老胡，我品著你這人挺實惠，日後定能發財。」這真不知叫我怎麼說好。我真摸不透他的意思。一輩子光聽喝。順耳的話那裡聽過？他見我說不出話，就又開口了：「天氣有寒暖，人情有厚薄，咱們兩家東伙一場，今天我有話給你說一說。」三句好話暖人心，一聽這話，我更不知怎麼說好啦！他就又說：「錢到手，飯到口，存銀子存錢不如存下兩垆地，依我看，今年的活計你別使換錢，瞻榆縣城東我有半方地，外帶三間房，一百廿元錢算給你，你看好不好？」一句話說的我打心眼裡往外樂呀！可是，太便宜啦，從來我沒聽說過有這樣便宜的地呀！就問：「啥樣的地呀？」他說：「好地，在山窩裡頭，葬堆一個樣！」我又問：「長啥樣的草呀？」他說：「長的是溜腰深的蒿子，小雞都鑽不進去。」這能是真的嗎？我說：「那樣好的地你為啥賣呢？」他說：「我人少地多，佔用不過來呀！」我說：「我去看看。」一聽這話，他不樂意啦，就說：「你這人真不通情理！要也隨你，不要也隨你！就憑我這樣的人家，還有二畝眼的地？」眼皮一耷拉，兩撇鬍一撇，我一臉神色不對，就不敢吱聲啦。

說實話，他的地可真不二畝眼，塊塊真給葬堆一個樣。高粱桿子像棒槌，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人家

一不樂意，心裡有點後悔了。隣居們聽說這事情，都說是個大便宜，我心想，扛了半輩子大活，也真够受啦，人沒地土草沒根，有點地總算有個依靠呀，只要是地，不管啥樣，一垧還不弄個石而八斗的？就上趕着找人家去了，托人靠面子，作價一百元，請了地媒寫了照接着也就稅契了，手摸心口，夜裡睡覺我也踏實啦，心想我老胡如今是有地之人了，苦日子總算熬出了頭，……真想不到地主的心是這樣狠呀，到他領我去認地邊的時候，我才知道是上當！老天爺啊，文約上寫的「地」，他賣給我的這是「地」嗎？不是冒烟地就是大沙坑，那裡有溜腰深的蒿子呀？淨長些鹼不拉草！我說：「我不要啦，把我一百元錢給我吧。」這時候，他才露本相，翻眼皮：「人憑文書地憑約，你能把官印扣了去？」噯，都是怪自己一時糊塗，就這麼着，半輩子的血汗，一下子填了大沙坑啦，半輩子，我連一袋旱烟也捨不得吃啊。

三 扛活傷了心

我哥哥還不如我啦，扛了多半輩子大活，就說了一個人，啥也沒落下，買了這地（就是那冒烟地子大沙坑哪）我也沒心思種，第二年，哥倆在河西老焦家扛活，這老焦家，砲台大院，雇二十六七個人，又當胡子又窩胡子，我哥幹一年掙一百二，我幹九個月掙九十，有一天，我哥去收草，在草籃子裡扒拉出槍來啦，老焦家怕露了餡子，就要給我哥算賬，趕走他，算賬就算賬，可是剛去掛了鋤，他還接十元錢一個月算我不幹，吵了一架，路膊掙不過大腿，還是依了人家，我幹了足九個月，打完場，講的是半糧半活，到我去拉糧的時候，就惹出事來了。

他家有兩排倉，東邊一排裝的是頭遍場打完的糧，一色好籽粒；西邊一排裝的是二遍場打的糧，一半是稗子，他給開西倉，我就要東倉，他說：「東倉西倉不是一塊地長的莊稼嗎？」我說：「一塊地長的莊稼有好有賴。」他說：「東倉西倉不是一場園打的糧食嗎？」我說：「一場園打的糧食有頭穗二穗。」他說：「雞種雞的莫欠緊！」我滿肚子是理，怕什麼？我說：「你摸！」他抄起刮斗板子，照我臉上就是一傢伙，我說：「你真打呀！」他接二連三又是幾下子順臉就流血啦，我血也沒擦，就到保上

去告他，保長說：「你這小子真隔眼。人家雇着二十多個人就是你搗亂，給你那個你要那個不就得了！」說的多輕巧！唉，吃點虧就吃點虧吧，一輩子淨吃虧，多吃這一次算個啥？對扛大活，我算傷了心啦，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只能下跪，不能舉手，只能短聲，不能長聲，莫非我就托生了這一份扛大活的命嗎？不是我自己也有半方地三間房在暗榆縣？……天無絕人之路，要扛大活，來世再說吧。

四 一個女兒換了一條牛

明明知道那冒煙坵子大沙坑不能長莊稼，牙一咬，腳一蹶。拉上我哥哥就撲奔了去啦。沒牲口，沒口糧，種這地也得本錢啊。本屯有個大地主叫趙貴，說是有糧往外放，我就上趕着找去啦，抬了三石本對利的牛套糧，——什麼叫「牛套糧」，這個你明白嗎？要是秋天糧貴了，就給人家還糧食，一斗變二斗，要是秋天糧食賤了呢，就給人家錢，按春天行市。一元變兩元。——明知是過鬼門關，可是，你不抬他的，小人家連吃的也沒有呀，這還是仗着有三間房啦，要不，一斗變一石也不抬給你呀！有了口糧啦，還沒牲口呀。有個開店的姓張。他有一個驢，老了，拉不動磨了，廿元算給我，憑值十元錢沒有錢，錢是秋天還，也是本對利呀。我咬一咬牙，也接下啦，心想，要是碰上個好年頭，一垧也打八斗糧，這老沙窩地，哥倆能種十五垧，對付碗粥喝，飢荒也能還上，起早攤黑，哥倆就造起來啦。春天雨水好，苗都抓住啦，萬想不到六月間，正是穀子薔穗的時節，來了一場雹災，莊稼打平不說，老驢也凍死啦，這真是上吊找不着樹，哭媽找不到墳哪。白這裡，一股火急的。我的眼就壞啦，成了二重眼啦。到秋來，打了幾把蕎麥，哥倆幾縷就藉回來了。拉下糧眼沒糧還，拉下飢荒沒有錢，窮人只有窮力氣，就給老趙家去打洞去啦，那裡用着那裡到，別人一天掙八毛，我只一天掙五毛，債逼的呀！九月底上工，直做到臘月二十九，賬還沒還清，論常理，應該在他家過年，可是，二十九下晚，當家的老趙貴就說了話了。他是一個大煙鬼，一天到晚點上煙燈頂架抽，說一句話要咳嗽三聲，瘦的光剩了副骨頭架子，一說話光泛白眼珠，下晚可有精神啦，二十九下晚，他對我的開口啦，他說：「瞎月工，屋裡來喝碗水吧。」我說：「我不喝，牛要添草啦。」他說：「喝碗水歇歇吧。」我說：「我不累。」他說：「今天是一

十九，明天是三十，你在我這裡，牛也喂得挺肥，豬也喂得挺胖，車也趕的挺好，糞也刨了不少，該回家啦。」我一聽這話，心就涼啦，我說：「該你的錢你不要啦？」他說：「過了年你再來做吧。」我說：「我的活幹的挺好，牛也喂得挺肥，豬也喂得挺胖，車也趕的挺好，糞也刨了不少，大年三十，你爲什麼攆我回家呢？家裡有碗高粱米粥，我還留着給我爹喝哪。給我孩子喝哪，你這人家也忘意幹啥啦！」眼皮底下的飯是難吃啊，人家殺豬宰羊人家吃着香，瞎月工沒那個命啊，說完以後，我就回家啦，一進屋，我爹就嗽出來了，他給人家幹了一輩子，啥還不明白啊，他蹲在炕角，抱着個泥火盆打哆嗦哩，低頭長出一口氣，咬了咬牙，上了年紀的人，啥也不能幹啦。

身上揹着債，第二年，地更種不起啦，哥倆就給人家打洞。從此，我這個瞎月工的名就傳出去啦。第二年打了一年洞，又想種地，心想。一垧地打五斗也是好的，老天爺不閉眼，能就把我一家人餓死嗎？拾糞拉飢荒這道鬼門關可不敢再過啦，左思右想沒有章程，就把這主意打在我丫頭身上，那年，她才十三，一個黃毛丫頭，就托人給她定親啦，財禮講妥是一條牛，——家窮子不親，窮人的孩子不如牛啊！

五 撿糞觸怒老趙家

又有了一條牛，我哥在外頭打洞，我就跟小雞似的，兩隻手又抓攆起來了，我的莊稼活，是在昌圖界上學的，那地方種地，奔糞土上用勁，我就無早無晚的背著糞箕子撿糞。這已是滿洲國了，老中國的時候，老趙貴是屯長，現在，他又當了甲長了，在這個屯子裡，他住西頭，我住東頭，一天早晨吃過飯，撿糞撿到他門口，老趙頭袒著皮袍出來啦，不知道這天他爲什麼起得這麼早！一看他那樣，我撿我的糞，沒搭掛他，這就是一個不樂意，他就先說話啦：「瞎月工，你撿糞幹啥呀？」撿糞他也管得着？我聽着不是聲，抬頭一看，他臉都不是色了，眼珠子瞪的溜圓，我說：「撿糞幹啥？橫豎不是吃？」他一聽這話，就炸啦：「誰叫我在你門口撿糞？」我說：「牲口糞拉在你門口，你不撿就與我撿。」他一嚷，兩三個兒子就打院裡出來了，他招呼他兒子：「這小子到咱門口偷糞來啦，揍他！」好虎招不住

群狼，把我接倒地上，就是一頓亂捶，鬆手以後，我說：「你說我偷菸，你來看我這糞箕子裡的糞是不是牲口才拉的！」他說：「你小子不用嘴硬，咱們上村說理去。」我想，這也太受人欺壓啦，上村就上村，走就走吧！到了村上，夏助理——就是老戴著那黑眼鏡的那小子，正在那裡坐著哩，先把老趙頭迎到裡屋裡，好一會子，他倆才出來。他還問我：「瞎月工，你幹什麼來啦？」我說：「你問老趙當家的吧，他叫我來的！」他說：「我問他什麼？誰叫你堵著門罵人哪？」我一聽，就急了，這不是血口噴人嗎？我說：「夏助理，話不是這麼說，你下去問問，我們倆到底爲了啥！」他說：「因爲這點事，我還下去給你問，扯你媽的閒蛋！」我說：「你不下去問，怎麼知道我罵人呢？不得求其實在嗎？」他說：「你他媽不用『將』，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小子，今天非揍你不可，你伸手！」我說：「我沒有偷人摸人，你爲什麼打我？」摸頭他就給了我一板子，我說：「你們官廳打人與這樣打法嗎？你們也太不說理啦！」他說：「好，這小子還真硬啦！」吆喝了一聲，出來了好幾個人，僕役僱員，按到地上，又把我揍了一頓，打的青一塊紫一塊，打完以後，他說：「給我滾吧！」我心裡想，只不過是爲了一個撿菸，那裡打了這裡打，還有臉見人嗎？我說：「你把我害了吧，我不走啦。」就在門口躺下了。四下一看，趙貴早就沒在跟前了，心裡明白。大半人家到裡屋喝茶去啦。

我這一走，夏助理就對一個姓劉的說：「真叫這小子給埋汰了，寫公事，送到署裡去！」那人說：「爲了個撿菸，你打的太幹啦，你說怎麼寫法？」我一聽，覺著有了把柄啦，心裡想。大半警察署還能講理，送就送。

那時候我還沒明白，舊社會，不管到那裡能有窮人說話的地方嗎？警察署裡接案子是一個姓尉姓王的，我認得他他不認得我，他下屯的時候，洋刀一響，沒有不打戰的，他看了公事，就問我：「你這小子怎麼淨打仗？」這都是沒影的事吧？怎麼不是堵著門口罵人。又是給人家打起仗來啦？我這個人就是有這麼股牛脾氣，心裡明白往柴火堆上拉屎，我說：「尉官，你來了幾年啦？」他說：「我來了八年，你問我來了幾年幹啥？」我說：「你來了八年，看見我給人家打過幾架？」這一句話就又問錯啦，他雙眼一瞪，可勁叫起來：「怪不得公事上說你搗亂公地，來到這裡還給我頂嘴！來呀，給我好好揍這小

子！」我把牙一咬，豁出我這一條窮命來啦，又是氣，又是疼，發了幾個昏，硬把一條褲子打的稀零碎，身上的肉就不用說了，連我自己都不敢睜眼啦。打完之後，他說：「你往後老實點，這回先饒了你，滾蛋好啦。」這回打的我可是爬也爬不動啦，不是板子，不是條子，是搞那茶碗粗的棍子打的呀！我走不了，他就把我押起來啦，那一陣，我真是有一頭撞死的心，我老胡這還算一個人嗎？打牲口也沒這樣打法的啊！押我的時候，他王警尉又說：「搜搜他的腰，把褲帶給他解下來，別他媽吊死在拘留裡。」真好經驗，他這裡大概有人吊死過了吧？在拘留裡，押了我八天，一頓兩碗稀米粥；兩碗稀米粥，我也吃不下啊！放出我來，我一句話沒說，就回了家啦。一進屯子，就碰上了老趙貴，站在門口看天哩，仰著個脖子對我說：「瞎月工，你回來啦？」敢不管理人家嗎？我說：「回來啦。」他說：「你還神不神啦？」我說：「不神啦。」他說：「你怎麼不神啦？」一句話跟著一句簡直是追我的命啊，心裡我又發恨啦，我說：「中了我算幹不過你啦，等有那天的吧！」他說：「好！你小子還不服勁？」我說：「服啦，嘴不服，心可服啦，這回服啦，怕你啦。」還不算完，他又問：「你服啦？」我說：「服啦。」他又問：「不神啦？」我說：「不神啦。」這回，我算怕你啦，怕了你啦？……」

六 牛被拉走爹氣死

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呢？我一不求他的，二不欠他的，沒有偷過他，沒有摸過他，在他家裡打洞還債，不是牛也喂得挺肥，豬也喂得挺胖，車也趕的挺好，糞也刨的不少嗎？究竟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呢？莫非就因為他大年三十趕我回家，我講了幾句理？莫非就因為在他門口撿糞，早晨起來沒給他問安？

他三番兩次的遭踐我，打我，罵我，這他還不甘心。我們屯子裡有兩眼井，是公衆花錢打下的，一眼在東頭，一眼在西頭，我住東頭，他住西頭，他叫人把東頭的井壞了，好，你壞了東頭的，我多走幾步到西頭担水吃；我們屯子裡有一盤碾，是公衆花錢置下的，他放風聲不許我使喚，好，你不叫我使，我自己搗米吃，可是，這老趙頭還不甘心啊！……

我哥有個小舅。姓蕭，外號叫蕭大虎，少心眼的人，本在昌圖住，也是窮的沒章程，聽說我在這裡置了兩垌地，就投奔我來了，我們自己都養活不了，還養得住他嗎？沒辦法，就給老趙家去傍青，一天早晨，我二哥的三丫頭跑回來說：「我老蕭大舅把咱們的牛趕走啦。」我一想這事怪，牛在甸子上放著，他趕牛幹啥呢？就問：「趕走多大時間啦？」她說：「老大半天啦，還沒趕回來。」我一聽就毛啦，一個少心眼的人，誰知道幹出啥來呢？就問：「往那裡趕去啦？」她說往城裡，我就往城裡跑下去了，走到半道，可就迎著他啦，我說：「大虎，牛呢？」他說：「啥牛啊？」我說：「咱哥們說正經的，牛趕到那裡去啦？」他裂著大嘴就笑了，說道：「給你說吧，牛趕到玉豐家去啦，進屠宰場啦！」聽這話，我心真像刀子剜一樣啊，我說：「誰叫你趕去的？」他說：「你不用問，大敵著衙門，你告去吧。」我說：「錢呢？」他說：「錢在我腰裡，你拿不去！」別看他憨，可有牛的大力氣，打架也辦不了事啊，老趙家欺負我，遭踐我，你蕭大虎也遭踐我嗎？回家喝了口水，我就告狀去啦。

王警尉轉勤，警察署換了個警尉姓高（要是姓王的在那裡我算不敢去啊）。他問：「你姓啥？」我說：「姓胡。」他說：「你幹啥來啦？」我說：「告狀」。他說：「你告誰啊？」我說：「告蕭大虎，他把我的牛拉去，送進屠宰坊啦。」他跳起來，就給了我兩個大嘴巴，左邊一個，右邊一個。我說：「尉官，我來打官司，你不垂情問理，怎麼光打我呢？你是叫我輸啊，還是叫我贏啊？」他說：「我也不押你，你愛那裡去那裡去吧。」才一連挨過三遍打，就是牲口也忘不了啊，我就退出來啦。一想，這世界上算沒有我姓胡的活路啦，腳下發軟忍不住的就嚎起來啦，不少人跑來圍住看，我光是哭，不說話啦，哭的昏天黑地，不知什麼時候，才跌跌撞撞回了家。我參問我：「牛要回了沒有？他們說啥來著？」我說：「啥也沒說，光打我。」我參說：「一定要不回來嗎？」我說：「一定要不回來啦。」我爹一聽，就打起哆嗦來啦，他說：「能叫人家整死，別叫人家熊死，脖子割下來，也得要這條牛啊。」自後，他就躺下啦，沒說一句話，沒喝一口湯，第二天，就噎氣啦。我們就搞一口破櫃把他裝出去啦，我爹活了七十七歲，給人家扛了一輩子大活，臨死還是穿著一身破褲子破襖。埋了他，我和我哥爬到墳堆上大哭一場，想起我爹的話，爬起來我就到開通城告狀去啦，蕭大虎雖說不識數，心可還是肉長的呀，

他聽說我到開通城告狀，到半路上趕上我啦，他說：「老胡二哥，我把實底告訴你吧，牛是老趙當家的叫我拉走的，打官司的時候就說你們短我姐姐的財禮，一共賣了八十元，送給高警尉三十元，他得三十元，給了我二十元。人家早都運動好啦。聽我的話你別去啦。」初聽這話，我真是想吃趙大虎的肉啊，老趙家害我害得這麼苦，你趙大虎也幫着他害我呀！可是，轉念一想，就是殺了他能當牛使喚嗎？他是一個少心眼的人哪，……想起死的，看着活的，這一家子可怎麼過啊！無可奈何，兩泡眼淚，就又不止不住的流下來啦。……

七 人命不如大煙土

又經過了這一場事情，我的眼病鬧的更厲害啦，幾步以外就看不清人臉，頭髮也白啦，睡覺淨說胡話，種地還有什麼指望？可是我還不死心呀！給人家打洞，也沒人要啦。勸緊得帶，又對付了條瞎毛驢。

事務員到我家來啦，他是老趙貴的腿子呀，我知道沒好事，他說：「瞎月工，要勞工上齊齊哈爾，到村上檢驗，有你一個。」我說：「咱們屯子上不是張小龍嗎？」他說：「他檢驗不上，你釘缸。」我心裡想，這我不怕，他檢驗不上我更檢驗不上。到村上，勞工站了一院子，頭一個就叫了我的名。我一聽見就嚇啦，什麼都不知道啦，我說：「你們昨天不是要的張小龍嗎？怎麼又把他的名字扣去了？你們給他是親戚，還是圖了他的銀子？」這話可又戳了禍啦，不想想，命在人家掌心裡，能有咱說話的地方嗎？村長把嘴一歪：「把他搞到一邊去。別在這裡瞎嚷。」就把我弄到小黑屋裡去啦，把別人的名點完，就把我提出去啦，村長給曹警長說：「這小子手黑，打急了他敢伸手，你最好綁上打。」叫我脫光了脊樑，一邊打一邊問：「你還瞎嚷不？不？你還胡說八道不？」皮鞭子蘸涼水，可勁抽，真是火燒刀刮一個樣啊，我把牙一咬：你把我打死得啦，我活夠啦，不想活啦，我越不做聲，他越可勁抽，吃不住勁，我就嚎起來啦，就給人家跪下啦，嚎也打，跪下也打。後來我就又不做聲啦！我拚命的咬牙，打吧！打吧！打了足足半個時辰，累的他咻咻喘氣，老趙貴來啦，擤鼻子弄眼的笑了笑，說是：「瞎月工

，我把你保出去，你就頂這一期勞工，以後可不準胡說啦。」我敢不答應人家嗎？當天家也沒叫回家，送到開通，裝上火車就上了齊齊哈爾啦。身上一毛錢也沒有。

在齊齊哈爾做勞工一節，受的罪就不說啦。打還能不能了？那個窮哥們都嚼過。最困難的就是我的眼睛，心裡越惶躁就越邪虎。後來走道都嚇不見啦，要人領著。三月間去的，一直做到七月十七（陰曆）日才人一跑，做勞工的全散啦。人家全去搶倉庫，我搶不了，我也沒心思搶，出來家半年，誰知道老婆孩子啥樣啦？我的詩驢還有嗎？哥？爲人太老實，沒我在，他們連粥也喝不上啊。奔家心盛，一路要飯，摸了半個月才到家，人只剩了一把骨頭啦。

進屋我就問：「驢呢？在家嗎？」屋裡的一看見我，就噉起來了，我說：「噉什麼，我又不是鬼，是活著回來啦，咱的驢哪？」一聽說驢，她更哭的慟啦，她說：驢叫老趙當家的拉走啦，說是該下了他洋草錢。我說：「當勞工的，不是洋草錢都赦免了嗎？」她說：「赦免了驢可叫人家拉走啦。」一聽說老趙貴，我真是聽見了閻王爺的名一樣啊，立時我就跪在炕上啦。聽說我回來，蕭大虎就來看我啦，他問我：「老胡二哥，爲啥你攤着勞工，你知道嗎？你不知道，我可知道，老趙當家的，食了張小龍的一兩大煙土。」我說：「確實嗎？」他說：「信不信在你，反正張小龍對我說的，不叫對你說。」這話一聽，又窩火啦。病勢一天重似一天，湯水不進，家裡就買了口破櫃預備下啦，跟埋我爹的那口一樣。我對我二哥說：「咱老爺子受了一輩子罪，臨死鑒著一口氣，咱哥倆又受了一輩罪，這口氣鑒的我也難活啊！要是我死不了，這世代冤仇也與能够報，要是我死了啊，你比我還難，有老婆子，老婆子也得叫人家熊了去，這一家人家就得散，一堆就得散兩家啊！」我在炕上說，他在地下哭，給我哥，我連這話全說啦。

八 伸冤的日子來到啦

人不該死也是命定，全家人守了我七天七宿，發了幾個昏，病又慢慢見輕啦。就在這時候，就在我

病重的時候，咱們八路軍來到了瞻榆縣啦！咱們的隊伍來到啦，咱們的隊伍來到了瞻榆縣，已經到了我瞎月工老胡伸冤報仇的時候，我瞎月工老胡還不知道哪！

我有個朋友是關裡人，織布的，人家都叫他李機匠。他來看我來啦，這個人，見的多交的寬，啥都明白，他說：「老胡二哥，你好好養病吧，養好了病，去報仇啊！城裏來了八路軍啦！」我說：「八路軍淨啥人哪？說理不說理啊？」他說：「八路軍，最說理啦。」我說：「他淨向着啥樣的人啊？」他說：「淨向着咱們窮人！」我說：「他們打人不打人啊？」他說：「不打人。」我說：「我可能不能再挨打啦，挨打我可不去啊。」他說：「老胡二哥，你真叫人家打怕啦，八路軍決意不能點你一指頭，不打窮人，愛窮人哪。」我說：「你不是哄我嗎？」他說：「不能哪，老胡二哥，我不能哄你。」我說：「要真這樣，我還得去告狀啊。你領我去。咱們就走吧！」我還是一個病人哪，我把渾身的病全忘啦，他說：「不行，不行，你的病沒好哩！」我說：「那裏，咱哥倆走吧！」不是怎的！剛一下炕，咕咚一下子我就跌倒啦，他一把把我扶起來勸我說：「你看！八路軍在這裏不是一天兩天，一年二年，你忙啥？好飯不怕晚啊。」

李機匠來過以後，我渾身的骨頭節全活啦，眼也亮些啦，過了四五天，就能拄着拐棍走路啦，伸冤報仇心切啊，一天早晨起來，借了隣居一條褲子穿上，沒鞋就光着腳了，剛下過一場大雪，風颳得老大，滿天直冒烟，我也不管，拄着條拐棍，就奔瞻榆縣去啦。

我記得清楚，那天是正月十三，民政科頭一天掛上牌子，我就去啦，站崗的問我：「老爺子！你幹啥來啦？」我不過四十來歲，鬍子頭髮霜打的一個樣，還拄着根棍子，人家能不把我當成老頭嗎？我說：「告狀的。」他擺了擺手就叫我進去啦，正屋裏，一個人正在掃地，身上穿着青布襖，半舊半新，三十左右歲臉白淨的，看見我進去，就問：「老爺子，你有什麼事嗎？」我說：「告狀。」他放下條帚，端把椅子就讓我坐，我能敢坐嗎？他說：「不要客氣，咱們是一家人啊！」一家人！他說他跟我是一家人！李機匠的話真不假，八路軍真跟窮人親啊！心裏一鬆快，撲沙沙的就掉下淚來啦。他說：「老爺子，你哭的是啥？」我不知是怎麼的，光掉淚，就是說不出話來啦，多少冤，多少仇，到了說的時候啦，

我怎麼倒說不出來了呢？我心裏明白，可就是不知從那裏說起啦。直想哭，他看了看我渾身上下，就問：「怎麼光着個腳，連鞋都沒有穿啊？」我說：「我沒有鞋啊。」他彎下腰，就解腿蓬，脫下襪子就塞到我手裏了，說是：「有啥事，穿上襪子再說吧。」我說：「我不要，我不冷啊。」他說：「快穿上，有話咱們慢慢說！」看他是真心真意，我就穿上啦，他問我告誰，從打因搶藥挨打，一直到老趙家拉走我的瞎毛驢，源源本本，我啥都說啦。說着說着，我就掉淚，說着說着，我就忍不住哭。他說：「老爺子，別難過，現在到了咱們翻身時候啦，有冤伸冤，有仇報仇，天下是咱們窮人的啦！馬上我就派人去抓趙貴，明天你再來吧。」

出來民政科，我可就又不放心啦，這個是什麼人呀！官不官，兵不兵的，我這個事，他能辦得了嗎？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咱們的馮政委，馮安國同志呀！

在街上找了個小人家住下，第二天上午，我又去啦，他們真就把老趙頭抓來啦，當堂對質，他不承認不說，還說我是流氓無賴，詭詐他，馮政委把桌子一拍，他才不胡說啦，可就是不認承，馮政委對我說：「先把他押在這裡，你去把蕭大虎找來，當面證他！」

我就回家找蕭大虎去了，一進門，屋裡的又哭起來啦，我一看，氣就來了，我說：「你他媽就是哭，我一進門你就哭，你給我吊喪呀！」她說：「你這個死不了的，淨戳禍呀！」我說：「怎麼的啦？」她說：「人家老趙當家的到咱家來啦，說你告了他，叫給你預備棺材呀！」我說：「你他媽淨胡說，我眼看着他押起來啦。」她說：「我胡說？是你胡說呀！人家才打咱家走，你到門口看看馬蹄印吧！」到門口一看，不是怎的，嶄新的馬蹄印呀！我差一點昏了過去，——八路軍呀！八路軍，你葫蘆裡賣的是啥藥呀！

我老胡呀！我瞎月工老胡呀！老中國的時候，我挨打，我挨罵，夏無單，冬無棉，滿洲國的時候，我挨打，我挨罵，夏無單，冬無棉，不如牛，不如馬！現在來了八路軍，莫非依舊沒有我瞎老胡的活路嗎？

飯也沒吃，水也沒喝，我就翻身又奔騰榆縣下去啦，我老胡就是這牛脾氣，死也要死個明白，我破上這條命拚了吧！

一見馮政委，我就說：「你們八路撒謊不价？」他看了看我，好像不明白我的話，他說：「怎麼撒謊呢？不撒謊呀！」我說：「你們八路軍哄人不价？」他說：「不哄人呀！你有啥事，趕快說吧！」我說：「你說押老趙頭，官司沒打完，怎麼就把他放啦？」他說：「沒有放！在保安隊裡押着啦。」我說：「保安隊是幹啥的呀？」他說：「就是早頭的那個隊。」我說：「同志哪，你把他押在那裡，不是放在他家炕頭上一個樣嗎？那不就是早頭的大團嗎？那隊長李貴，也是一個大地主呀！他們全通氣，去年冬天，李貴的馬叫胡子推了去，就是老趙頭追回來的！你說押他，我還沒回到家裡，人家就回到家啦，一樣打官司，我老胡步下行，人家還是騎大馬呀！」馮政委一聽，氣就來了，別看白淨書生，辦事可「沙楞」啦，當下就派人去抓他去了，當天就又過了堂，斷他把毛驢還給我，還斷他給我六千元錢，算賠我牛賠我往齊齊哈爾做勞工，還斷了他半年的徒刑，就在民政科裡押起來了。這回，一直到把錢拿在手裡，心裡才信實啦，在這個世界上，我老胡算找着了說理的地方啦，有了出頭露面的一天啦！

九 報仇！清算

一回到屯中，隣居百舍都把我圍上啦，——都是窮人，都給我擔心啊。我雙手把着六千元錢，向大伙說道：「你們大家歇歇，八路軍不來，我老胡能出了這口氣嗎？六千元錢，你們大伙歇歇！」有人問：「八路軍抽了多少頭啊？」我說：「一個也沒抽！八路軍跟咱們窮人是一家人啊！」有人就問：「我們去告狀，八路軍也能給辦嗎？」我說：「只要你們去，一準辦！」可是有的人不信實，他們說，我老胡一定在八路軍裡有朋友。

過了幾天，民政科王同志到我家來啦，我認得他，就是坐在馮政委旁邊寫字的那小伙，南方人，說話噠哩噠哩的，水樣明的兩隻眼睛滴滴轉，小個不大點，可精神啦。我一把就把他攙炕上啦，趕忙叫屋

裡的燒水，他不叫燒，我說：「王同志哪，今天你到我家裡，喝口白開水，也是我老胡的點心意啊。」我們就撈起來了，他問：「這屯子裡有多少人家啊？」我說：「住對面炕的有的是，屯子不大可有三十多家，窮人沒房住啊。」他問：「窮人有多少啊？」我說：「除了大老財老趙家，就是張小龍他們兩三家子種地的，剩下一概是窮人啊。」他說：「窮人都受老趙家的氣嗎？」我說：「大伙吃他的肉也不解渴啊，都叫他給熊苦啦。」他說：「你能聯絡起大家伙來鬭爭他嗎？」我說：「什麼叫鬭爭啊。」他說：「鬭爭就是大伙開會，有冤伸冤，有仇報仇，食的賊，吃的賄，都叫他往外吐哪！」我說：「一個大字不識，我不行啊。」他說：「你宣傳呀！」我說：「啥叫宣傳呀？」他說：「宣傳就是給大伙講講身的道理，大伙聯合起來鬭爭，人多力量大呀。」我就找大伙宣傳去了，我說：「張大哥，李大兄弟啊，咱們都是祖祖輩輩受人欺負的人呀！這回來了八路軍啦，八路軍給咱們窮人作主呀！有話只管說呀！有八路軍，咱們啥都不用怕呀！」雖說莊稼人心眼慢，腦筋不易開，三說兩說，也就都入了門啦，誰的肚裡沒有苦，誰的心裡不受屈呀！十來天工夫，叫我聯絡起來二十多家，我老胡捐了個信，王同志就來啦，把老趙貴，搞小繩細着，提溜來啦，王同志叫我當主席，我說：「莊稼人明白啥啊，我可當不了官啊。」王同志一聽，就笑起來啦，他說：「主席就是個頭行人，好比莊稼地裡的打頭的，沒有主席，怎麼開會呢？」是啊，人無頭不走，鳥無頭不飛，今天給老趙貴算血賬，千斤的擔子，我老胡也擔啊。

一見老趙貴翻白眼珠子，有些人的頭可插到褲襠裡去啦，吓慣了呀！我反正是紅眼啦，棉襖一脫，就把個宰猪刀拿在手裡了，我說：「老趙貴！你把我害得好苦！今天，你怎麼不威風啦？我的命差點沒要在你手裡！不害死我你是不甘心呀！幹了些什麼喪良心的事，你說吧，要是你不說呀，今天就是你一刀我一刀呀！」有一個丁世模，也混在人堆裡，僞滿的時候他當排長，一看我急眼，就來說情啦，他說：「老胡二哥，拉倒吧！何必這麼大火，咱們有理給他說理，不就得啦！」順手我就給他了一杵子，我說：「滾你的蛋！滿洲國的時候你怎麼不來說情啊？」老趙貴一看我真正不容情，真要給他算賬，就吓堆碎啦，衝着王同志就跪下啦，王同志不理他，就又轉過來衝我跪下啦，衆人一看，我瞎老胡比他還威

風，氣就壯了，你一言，我一語都張嘴了，有個老周頭，六十多歲啦，拄着拐棍，一邊說一邊哆哆嗦嗦子，咬牙切齒，上去就搗了他兩巴掌，原來他的兒媳婦叫他給霸住啦，三年以前，兒子被他送到扎蘭諾爾下了煤窖，一去就沒回來，今天老周頭又是好一頓哭啊。

十 永遠死不了

「砍倒大樹有柴燒」，這句話真不錯！我們屯子上闖倒了老趙貴，家家戶戶全好過啦，光好地就是二百多天，這可真是三面埧圍着的好地啊。多少年來，咱們窮人種的是冒煙地，大沙坑，有多少人家連冒煙，大沙坑也沒有，肥肉全叫他獨吞啦；家家戶戶都得着了牲口，不管是毛驢，不管是牛，插具換工就都能對付種地啦，永世再不受欺負啦，人們的心裡好樂啊。成立農會，大家一定推我當會長，說是「沒有老胡，咱們大家那能翻身啊！」我說：「雖說講民主，大夥這話說的可不對，咱們全是窮了共產黨啊！」腦筋一天天開化，我也就知道共產黨啦，知道毛主席啦，知道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就沒有窮人翻身啦。沒有共產黨，毛主席我老胡就得永遠受欺負，永遠挨打受氣，永遠是個「瞎月工啊！」

從前我老胡不想活啦，現在我老胡又活不够啦！從前我老胡盼望能是個有地之人，現在我老胡才真是個有地之人啦！

雖說我老胡頭髮白啦，可是我老胡還不老啊，四十多歲，爲了窮人翻身，還能造一陣好的啊！燈點的是油，人活的是精神，我瞎老胡的眼睛又一天天亮起來啦，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從前，誰見我笑過？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想不到啊！

說這話，就來到四月間啦，那天上午，我剛卸了犁杖，跑來了一隊騎兵，塵土冒煙，白馬跑成了黑馬，一個姓白的招呼我，連馬都沒下：「老胡，給我舀水來喝，快！」我們是一道做勞工認得的，八一五以後，就當了大團，我說：「你們這是幹啥去呀？」他說：「你不知道，我們給八路反對啦。」我一聽，可就沉不住氣啦，壞啦，馮政委他們沒幾個人呀！心裡這麼想，臉上可沒露出來，我說：「爲啥

呀！」他說：「八路來了淨分大戶，我們不要他啦。」我說：「你們這是往那去呀？」他說：「嘎海吐，取聯絡去。」我說：「那該好啦，你們啥時候回來呀？」他說：「你這人真麻煩！快去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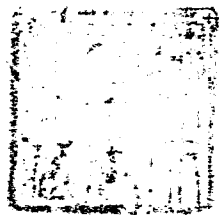
他們一出屯子，我把馬從犁杖上卸下來，一口水也沒飲，騎上就奔瞻榆縣去啦，馮政委一看見我就說：「老胡，啥急事，看你的臉都不是色啦？」我說：「你別問我啦！你知道你那保安隊幹啥去啦？」他說：「城西起了胡子，打胡子去啦。」我說：「政委啊，你聽我的話吧，他們不是打胡子是勾胡子去啦。」他說：「你聽誰說的？」我說：「在這節骨眼，我還能撒謊嗎？你要信我的話，趕緊去調隊，調隊來跟他們打仗。你要不信我的話，就趕緊走吧，他們人多，地主們全紅眼啦！」急的我話都說不成串啦，馮政委——就是馮安國同志呀，他可是不慌不忙，眉頭一縐，喊了一聲「通訊員！」唰唰的寫好了一封信，就下命令：「限天黑以前，送到開通城。」轉過身來對我說：「老胡，放心咱們的隊伍馬上就到，窮人的江山鐵打的啊。」我滿口發乾，喝了碗水，我就走了。

馮政委說的結實，可是不放心啊，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了，是步行去的，剛一進街，槍就響啦，我抬頭一瞅，胡子打西門進來啦，我就往民運部跑，——這時候，民政科就改了民運部啦——沒跑幾步，後邊槍又響啦，子溜子淨往我旁邊鑽，好啊，咱們的隊伍順東門進來啦，一色二大棉襖，一色手榴彈，同志們上的真猛啊，一頓手榴彈，胡子就散花啦，胡子一散，我就跟過去啦，大小衝衝走了個遍，胡子都是本地人，那裡不能藏啊，那個院裡有多少，我都數準啦，我就到民運部去報告，這些可恨的雜種，窮人的對頭，整死他不多啊。……

第二天，屯子裡就有了流言蜚語，說是中央軍來到白眼哈啦，明天就到瞻榆縣，八路跑啦，還有的說：「得罪了人家大老財，是該怎整啊！」當天我就又到白眼哈探去啦，哪裡有中央軍！純粹是造謠！就又到民運部去報告。以後，聽說那裡起了胡子，我老胡就去探，要有人問我是幹啥的，我就說是找毛驢，要是再問：「啥樣的毛驢啊？」我就說：「我那個毛驢啊，是黑毛驢，禿尾巴，白眼圈，外抹蹄的小叫驢。」馮政委說：「老胡啊，你小心著點，看人家認得你，把你害了。」我說：「政委啊，不怕，

我死不了，就是死了，我也合適啦。在舊社會裡，地主老財沒能把我整死，現在，我更死不了啊，我永遠死不了啦。……」

十月十七日





57.2
30

頭把王圖

1015.3. 5...1 000

定價